

欽定明史

卷二百
二十七
之十

明史卷二百二十七

列傳第一百十五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龐尚鵬

宋儀望

張岳

李材

陸樹德

蕭廩

賈三近

李頤

朱鴻謨

蕭彥

弟雍
查 鐸

孫維城

謝杰

郭惟賢

萬象春

鍾化民

吳達可

龐尚鵬字少南南海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江西樂平知縣擢御史偕給事中羅嘉賓出覈南京浙江軍餉請罪叅將戚繼光張四維而盡發胡宗憲失律貪淫及軍興督撫侵軍需狀還朝出按河南巡撫蔡汝楠欲會疏進白鹿尚鵬不可改按浙江民苦徭役爲舉行一條鞭法按治鄉官呂希周嚴杰茅坤潘仲驂子弟僮奴請奪希周等冠帶詔盡黜爲民尚鵬介直無所倚所至搏擊豪強吏民震懼已督畿輔學政隆慶元年請帝時御便殿延見大臣恤建言得罪者馬從謙等已又申救給

事中胡應嘉論大學士郭朴無相臣體擢大理右寺丞
明年春朝議興九邊屯鹽擢尚鵬右僉都御史與副都
御史鄒應龍唐繼祿分理尚鵬轄兩淮長蘆山東三運
司兼理畿輔河南山東江北遼東屯務抵昌平劾內侍
張恩擅殺人兩淮巡鹽孫以仁贓罪皆獲譴其秋應龍
等召還命尚鵬兼領九邊屯務疏列鹽政二十事鹺利
大興乃自江北躬歷九邊先後列上屯政便宜江北者
四薊鎮者九遼東宣大者各十一寧夏者四甘肅者七
奏輒報可尚鵬權既重自負經濟才慷慨任事諸御史
督鹽政者以事權見奪欲攻去之河東巡鹽部永春劾

尚鵬行事乖違吏部尚書楊博議留之會中官惡博激帝怒譙讓罷博而落尚鵬職汰屯鹽都御史官時三年十二月也明年復坐按浙時驗進宮幣不申程斥爲民神宗立御史計坤亨等交薦保定巡撫宋纁亦白其無罪萬曆四年冬始以故官撫福建奏蠲逋餉銀推行一條鞭法劾罷總兵官胡守仁屬吏咸奉職張居正奪情重譴言者尚鵬移書救居正深銜之會拜左副都御史居正令吏科陳三謨以給由歲月有誤劾之遂罷去家居四年卒浙江福建暨其鄉廣東皆以徭輕故德尚鵬立祠祀天啓中賜諡惠敏

宋儀望字望之吉安永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吳縣知縣民輸白糧京師輒破家儀望令諸區各出公田計役授田贍之禁火葬創子游祠建書院惠績甚著徵授御史劾大將軍仇鸞挾寇自重疏留中已陳時務十二策巡鹽河東請開桑乾河通宣大餉道言河發源金龍池下甕城驛古定橋會衆水東流千餘里入盧溝橋其間惟大同卜村有叢石宣府黑龍灣石崖稍險然不踰五十里水淺者猶二三尺疏鑿甚易曩大同巡撫侯鉞嘗乘小艇赴懷來歷卜村黑龍灣安行無虞又自懷來泝流載米三十石達之古定河足利漕可徵時方行

空運率三十石致一石儀望疏至下廷議兵部尚書聶
豹言河成便漕兼制敵騎工部尚書歐陽必進言道遠
役重遂報罷儀望尋省母歸還朝發胡宗憲阮鶚奸貪
狀鶚被逮二人皆嚴嵩私人嵩由是不悅及受命督三
殿門工嵩子世蕃私買人金屬必進俾與工事儀望執
不可工竣敘勞擢大理右寺丞世蕃以爲德儀望請急
歸無所謝世蕃益怒會災異考察京官必進遷吏部遂
坐以浮躁貶夷陵判官嵩敗擢霸州兵備僉事請城涿
州除馬戶逋稅進大名兵備副使改福建與總兵官戚
繼光合兵破倭因列海防善後事詔從其請隆慶二年

吏部尚書楊博欲黜儀望考功郎劉一儒持之乃鐫二秩補四川僉事四遷大理少卿萬曆二年張居正當國雅知儀望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奏減屬郡災賦海警稍定將吏諱言兵儀望與副使王叔果修戰備倭果至禦之黑水洋斬獲多進右副都御史先有詔雪建文諸臣儀望創表忠祠祀之南京宋忠臣楊邦乂儀望鄉人也葬江寧歲久漸湮儀望爲封其墓載其祠祀典故太常卿袁洪愈祭酒姜寶皆不爲居正所喜儀望薦之朝漸失居正意四年稍遷南京大理卿踰年改北被劾罷歸儀望少師聶豹私淑王守仁又從鄒守益

歐陽德羅洪先遊守仁從祀儀望有力焉家居數年卒
張岳字汝宗餘姚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擢禮
科給事中巡視內府庫藏奏行釐弊八事已又陳時政
極言講學者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夫談虛論寂靡然
成風又今吏治方清獨兵部無振刷推用總兵黃印韓
承慶等非庸卽狡曹司條例淆亂無章胥吏朋奸搏噬
將校其咎必有所歸時徐階當國爲講學會而楊博在
兵部意蓋指二人也博奏辨乞罷帝慰留之博自是惡
岳及掌吏部岳已遷工科左給事中遂出爲雲南叅議
再遷河南叅政萬曆初張居正雅知岳用爲太僕少卿

再遷南京右僉都御史督操江甫到官會居正父喪謀奪情南京尚書潘晟及諸給事御史咸上疏請留居正岳獨馳疏請令馳驛奔喪居正大怒會大計京官給事中傅作舟等承風劾岳貶一秩調外岳遂歸久之操江僉都御史呂藿給事中吳綰知居正憾未釋撫劾岳落職閒住甫兩月居正死南京御史方萬山薦岳劾作舟作舟坐斥起岳四川叅議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入爲左僉都御史獻時政四議其一言宗藩宜以世次遞殺親盡則停俾習四民之業其一言治河之策夏鎮固當開沽頭亦不可廢並報寢進左副都御史上疏評

議廷臣賢否爲給事中袁國臣等所論時已遷刑部右侍郎坐罷歸

李材字孟誠豐城人尚書遂子也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素從鄒守益講學自以學未成乞假歸訪唐樞王畿錢德洪與問難隆慶中還朝由兵部郎中稍遷廣東僉事羅旁賊猖獗材襲破之周高山設屯以守賊有三巢在新會境調副總兵梁守愚由恩平遊擊王瑞由德慶入身出肇慶中道夜半斬賊五百級燬廬舍千餘空其地募人田之亡何倭五千攻陷電白大掠而去材追破之石城設伏海口伺其遁而殲之奪還婦

女三千餘會奸人引倭自黃山間道潰而東材聲言大軍數道至以疑賊而返故道迎擊盡殺之又追襲雷州倭至英利皆遁去降賊渠許恩於陽江錄功進副使萬曆初張居正柄國不悅材遂引疾去居正卒起官山東以才調遼東開原尋遷雲南洱海叅政進按察使備兵金騰金騰地接緬甸而孟養蠻莫兩土司介其間叛服不常緬部目曰大曩長曰散奪者率數千人據其地材謂不收兩土司無以制緬遣人招兩土司來歸而間討抗命夷阿坡居頃之緬遣兵爭蠻莫材合兩土司兵敗緬衆殺大曩長逐散奪去緬帥莽應裏益兵至孟養復

擊沈其舟斬其將一人乃退有猛密者地在緬境數爲緬侵奪舉族內徙有司居之戶碗至是緬勢稍屈材資遣還故土亡何緬人驅象陣大舉復讐兩土司告急材遣遊擊劉天俸率把總寇崇德等出威緬渡金沙江與孟養兵會遮浪迎擊之賊大敗生禽繡衣賊將三人巡撫劉世曾總兵官沐昌祚以大捷聞詔令覆勘未上而材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材好講學遣部卒供生徒役卒多怨又徇諸生請改叅將公署爲學宮叅將米萬春諷門卒梅林等大譟馳入城縱囚毀諸生廬直趨軍門挾賞銀四千洶洶不解居二日萬春脅材更軍中不

便十二事令上疏歸罪副使丁惟寧知府沈鈇等材隱忍從之惟寧責數萬春萬春欲殺惟寧跳而免材遂復劾惟寧激變詔下鈇等吏貶惟寧三官材還籍候勘時十五年十一月也御史楊紹程勘萬春首亂宜罪大學士申時行庇之置不問旋調天津善地去而材又以雲南事被訐遂獲重譴初有詔勘征緬功巡按御史蘇艷言斬馘不及千破城拓地皆無驗猛密地尚爲緬據材天俸等虛張功伐副使陳嚴之與相附和宜並罪帝怒削世曾籍奪昌祚祿一年材嚴之天俸俱逮下詔獄刑部尚書李世達左都御史吳時來大理少卿李棟等當

材天俸徒嚴之鐫秩帝不懌奪郎中御史寺正諸臣俸
典詔獄李登雲等亦解官於是改擬遣戍特旨引紅牌
說謊例坐材天俸斬嚴之除名大學士時行等數爲解
給事中唐堯欽等亦言材以夷攻夷功不可泯奏報偶
虛坐以死假令盡虛無實掩罪爲功何以罪之設不幸
失城池全軍不返又何以罪之帝皆不聽幽繫五年論
救者五十餘疏已天俸以善用火器釋令立功時行等
復爲材申理皆不省亡何孟養使入貢具言緬人侵軼
天朝救援破敵有狀聞典兵者在獄衆皆流涕而楚雄
士民閻世祥等亦相率詣闕訟寃帝意乃稍解命再勘

勘至材罪不掩功大學士王錫爵等再疏爲言帝故遲之至二十一年四月始命戍鎮海衛材所至輒聚徒講學學者稱見羅先生繫獄時就問者不絕至戍所學徒益衆許孚遠方巡撫福建日相過從材以此忘羈旅久之赦還卒年七十九

陸樹德字與成尚書樹聲弟也嘉靖末進士除嚴州推官行取當授給事御史會樹聲拜侍郎乃授刑部主事隆慶四年改禮科給事中穆宗御朝講不發一語樹德言上下交爲泰今睽隔若此何以劇君德訓萬幾不報屢遷都給事中六年四月詔輟東宮講讀樹德言自四

月迄八月爲時甚遙請非盛暑仍御講筵不聽穆宗頗倦勤樹德言日月交蝕旱魃爲災當及時修省及帝不豫又請謹藥餌善保護仲夏亢陽月宜益慎起居帝不悅疏皆留中內臣請祈福戒壇已得旨樹德言戒壇度僧男女擾雜導淫傷化陛下欲保聖躬宜法大禹之惡旨酒成湯之不邇聲色何必奉佛未幾穆宗崩神宗嗣位中官馮保擠司禮孟冲而代之樹德言先帝甫崩忽傳馮保掌司禮監果先帝意何不傳示數日前乃在彌留後果陛下意則哀痛方深萬幾未御何暇念中官疏入保大恨比議祧廟樹德請毋祧宣宗仍祀睿宗世室

格不行已極陳民運白糧之患請領之漕臣從之樹德
居言職三年疏數十上率侃直會樹聲掌禮部乃量遷
尚寶卿歷太常少卿南京太僕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
山東樹德素清嚴約束僚吏屏絕聲伎山東民壯改民
兵戍薊門隆慶末令歲輸銀二萬四千罷其戍役尋命
增輸三萬樹德請如河南例罷之帝不從而爲免增輸
之數德府白雲湖故民田爲王所奪後已還民王復結
中官謀復之樹德爭不得乞休歸久之卒

蕭廩字可發萬安人祖乾元以御史劾劉瑾廷杖下獄
終雲南副使廩舉嘉靖末進士授行人隆慶三年擢御

史因地震請加禮中宮已出覈陝西四鎮兵食斤將吏
隱占卒數萬人歸伍固原州海刺都之地密邇松山爲
楚府牧地廩言楚府封武昌牧地在塞下與寇接王所
收四五百金而奸宄窟穴弊甚大宜諭使獻之朝廷詔
可已改巡茶馬七苑牧地養馬八千七百餘匹而占地
五萬五千三百頃有奇廩但給萬二千二百餘頃歲益
課二萬萬曆元年巡按浙江請祀建文朝忠臣十二人
從祀王守仁於文廟尋擢太僕少卿再遷南京太僕卿
九年由光祿卿改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時方覈天下
隱田大吏爭希張居正指增賦廩令如額而止境內回

回部常羣行拾麥穗間或草竊耀州以變告廩撫諭之
戮數人變遂定令拾麥毋帶兵器儕偶不得至十人進
右副都御史移撫浙江先以賞貢使歲增造綵幣二千
廩請均之福建及徽寧諸府從之已請減上供織造不
許遷工部右侍郎召改刑部進兵部左侍郎以官卒贈
尚書廩初從歐陽德鄒守益遊制行醇謹故所至有立
賈三近字德修嶧縣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吏
科給事中四年六月疏言善治者守法以宜民去其太
甚而已今廟堂之令不信於郡縣郡縣之令不信於小
民蠲租矣而催科愈急振濟矣而追逋自如恤刑矣而

冤死相望正額之輸上供之需邊疆之費雖欲損毫釐不可得形格勢制莫可如何且監司考課多取振作集事之人而輕寬平和易之士守令雖賢安養之心漸移於苛察撫字之念日奪於征輸民安得不困乞戒有司務守法而監司殿最毋但取旦夕功失惇大之體已復疏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苛戾是以爲舉人者非華顛豁齒不就選人或裹足毀裳息心仕進夫鄉舉豈乏才良宜令勉就是途因行激勸詔皆俞允再遷左給事

中勘事貴州中道罷遣遂請急歸神宗嗣位起戶科給事中萬曆元年平江伯陳王謨以太后家姻夤緣得鎮湖廣三近劾其垢穢乃不遣給事中雒遵御史景嵩韓必顯劾譚綸被謫三近率同列救之詔增供用庫黃蠟歲二萬五千三近等又諫皆不從時方行海運多覆舟以三近言罷其役肅王縉熾隆慶間用賄以輔國將軍襲封至是又請復莊田三近再疏爭遂弗予初有令征賦以八分爲率不及者議罰三近請地凋敝者減一分詔從之中官溫泰請盡輸關稅鹽課於內庫三近言課稅本饒邊今屯田半蕪開中法壞塞下所資惟此苟歸

內帑必誤邊計議乃寢頃之擢太常少卿再遷南京光祿卿請假歸十二年召掌光祿其秋拜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畿輔大饑振貸有方召拜大理卿未上以親老歸養起兵部右侍郎復以親老辭不許尋卒

李頤字惟貞餘干人隆慶二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博習典故負才名萬曆初擢御史同官胡濙景嵩韓必顯給事中雜遵相繼獲譴抗疏申救不聽清軍湖廣廣西請免土民遠戍祇充傍近衛所軍制可忤張居正出爲湖州知府遷蘇松兵備副使湖廣按察使鄖陽兵變知府沈鈇且得罪頤爲白其寃而密殲首亂者以母喪歸起

故官莅陝西進河南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
天進右副都御史以定亂兵進兵部右侍郎長昂桀驁
頤與總兵王保禽其心腹小郎兒等七人賊遂讐已別
部伯牙入寇督將士敗之羅文峪進左侍郎久之進右
都御史時礦稅使四出馬堂駐天津王忠駐昌平王虎
駐保定張騰駐通州頤疏言燕京王氣所鍾去陵寢近
開鑿必損靈氣又言畿輔地荒歲儉而敕使誅求不遺
纖屑恐臨清激變之慘復見輦轂下已遼東稅使高淮
誣劾山海同知羅大器頤復言內監外僚初無統攝且
遼陽礦稅何預薊門若皆效淮所爲有司將無遺類陛

下奉天之權制馭宇內今盡落宦豎手朝奏夕報如響
應聲縱所劾當罪尚非所以爲名何況無辜暴加摧折
皆不報頤在鎮十年威望大著中使憚頤廉正畿民少
安二十九年以工部右侍郎代劉東星管理河道議上
築決口下疏故道爲經久計甫兩月以勞卒贈兵部尚
書頤仕宦三十餘年敝車羸馬布衣蔬食初爲御史首
請祀胡居仁於文廟寢未行見居仁裔孫希祖幼且貧
字以女養之於家弟謙早卒以己廕畀其子

朱鴻謨字文甫益都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吉安推官識
鄒元標於諸生厚禮之擢南京御史元標及吳中行等

得罪鴻謨疏救語侵居正斥爲民鴻謨歸杜門講學不入城市居正卒起故官出按江西奏蠲水災賦請減饒州磁器不報又疏薦建言削籍者忤旨奪俸擢光祿少卿由大理少卿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改撫應天蘇州十府引二祖節儉之德請裁上供織造報聞吳中徭役不均令一以田爲準不及百畝者無役縣爲立籍定等差貴游子弟恣里中無賴者與共爲非遠近訛言謂有不軌謀鴻謨盡捕之上疏告變朝議將用兵兵部主事伍袁萃亟言於尚書石星令覆勘乃解鴻謨尋入爲刑部右侍郎卒官不能斂僚屬釀金以辦贈刑部尚書

諡恭介

蕭彥字思學涇縣人隆慶五年進士除杭州推官萬曆三年擢兵科給事中自塞上多警邊吏輒假招降倖賞彥言議招逆黨爲中國逋亡設耳乃欲以此招漠北敵人夫李俊滿四等休養百年稱亂一旦降人不可處內地明矣宜一切報罷從之以工科左給事中閱視陝西四鎮邊務還奏訓兵儲餉十事並允行尋進戶科都給事中初行文量法延寧二鎮益田萬八千餘頃總督高文薦請二年征賦彥言西北墾荒永免科稅祖制也况二鎮多沙磧奈何定永額使初集流庸懷去志遂除前

令詔購金珠已停市而命以其直輸內庫彥言不當虛外府以實內藏不聽尋上言察吏之道不宜視催科爲殿最昨隆慶五年詔征賦不及八分者停有司俸至萬曆四年則又以九分爲及格仍令帶征宿負二分是民歲輸十分以上也有司憚考成必重以敲扑民力不勝則流亡隨之臣以爲九分與帶征二議不宜並行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也部議允行未幾浙江巡撫張佳允復以舊例請部又從之彥疏爭乃詔如新令詔取黃金三千二百兩彥請納戶部言減其半不從擢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都勻答千巖苗叛土官

蒙詔不能制彥檄副使楊寅秋破禽之宣慰安國亨詭言獻大木被賚及徵木無有爲彥所劾國亨懼誣商奪其木訐彥於朝帝怒欲罪彥大學士申時行等言國亨反噬輕朝廷帝乃止改撫雲南時用師隴川副將鄧子龍不善御軍兵大譟守備姜忻撫定之而其兵素驕給餉少緩遂作亂鼓行至永昌趨大理抵瀾滄過會城彥調土漢兵夾攻之斬首八十脅從皆撫散事聞賚銀幣自緬甸叛孟養車里二宣慰久不貢至是修貢彥撫納之尋以副都御史撫治鄖陽進兵部右侍郎總制兩廣軍務日本躡朝鮮會暹羅入貢其使請勤王尚書石星

因令發兵搗日本彥言暹羅處極西去日本萬里安能
飛越大海請罷其議星執不從旣而暹羅兵卒不出召
拜戶部右侍郎尋卒彥從同縣查鐸學有志行服官明
習天下事所在見稱後贈右都御史諡定肅弟雍廣東
按察使宦績亞於彥而學過之時稱二蕭查鐸字子警
嘉靖四十五年進士隆慶時爲刑科左給事中忤大學
士高拱出爲山西叅議萬曆初官廣西副使移疾歸繕
水西書院講王畿錢德洪之學後進多歸之

孫維城字宗甫邱縣人隆慶五年進士歷知濬太康任
邱三縣萬曆十年擢南京御史初張居正不奔喪寧國

諸生吳仕期欲上書諫未發太平同知龍宗武告之操江胡欝以聞於居正會有僞爲海瑞劾居正疏者播之邸抄宗武意仕期遂寘獄榜掠七日而卒居正死仕期妻訟寃維城疏言狀欝已擢刑部侍郎宗武湖廣叅議皆落職戍邊天下快之中官田玉提督太和山請兼行分守事帝許之維城援祖制力陳不可俄以救言官范雋奪俸一年忤座主大學士許國出爲永平知府遷赤城兵備副使繕亭障二百六十所招史車二部千餘人以功屢進按察使兵備如故部長安免挾五千騎邀賞維城請於督撫革其市賞而責之戢不敢肆尋以右布

政使移守宣府改廣東左布政使二十九年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河套常犯順罷貢市十餘年後復松山築邊城諸部長恐益侵軼至是吉囊卜莊等乞款聞巡撫王見賓當去請益切在寧夏者曰著宰亦請之巡撫楊時寧兩鎮交奏給事中桂有根請聽邊臣自主維城方代見賓時寧亦遷去以黃嘉善代二人竝申約束維城又條善後六事款事復堅初維城在宣府與總兵官麻承恩不相能會承恩亦移鎮延綏一日維城見城外積沙及城命餘丁除之承恩給其衆曰食不宿飽且塞沙可盡乎卒遂譟維城曉之曰除城沙以防寇耳非謂

塞上沙也卒悟而散維城因自劾帝慰留維城治譁者然維城竟坐是得疾不數月卒將吏入視其橐僅俸數金賻而歸其喪

謝杰字漢甫長樂人萬曆初進士除行人冊封琉球却其餽其使入謝仍以金餽卒言於朝而返之歷兩京太常少卿南京歲祀懿文太子以祠祭司官代杰言祝版署御名而遣賤者將事於禮爲褻請如哀冲莊敬二太子例遣列侯帝是之乃用南京五府僉書累遷順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屬吏被薦者以賄謝杰曰賄而後薦干戈之盜薦而後賄衣冠之盜人以爲名言

進南京刑部右侍郎二十五年春杰以帝荒於政事疏
陳十規言前此兩宮色養維一今則定省久曠慶賀亦
疏孝安太后發引並不親送前此太廟時饗皆躬親今
則皆遣代前此經筵臨御聖學日勤今則講官徒設講
席久虛前此披星視朝今則高拱深居累年不出前此
歲早步禱郊壇今則圓丘大報久缺齋居宸宮告災亦
忘修省前此四方旱澇多發帑金今則採礦權稅前此
用財有節今則歲進月輸而江右之磁江南之紵西蜀
之扇關中之絨率取之逾額前此樂聞讜言今則封事
甫陳嚴綸隨降但經廢棄永不賜環前此撫卹宗室恩

義有加今則楚藩見誣中璫旋出以市井奸宄間骨肉
懿親前此官盛任使下無曠繇今則大僚屢虛庶官不
補是陛下孝親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用聽言親
親賢賢皆不克如初矣不報召爲刑部左侍郎擢戶部
尚書督倉場時四方遇災率請改折杰請歲運必三百
萬以上方許議折從之三十二年卒官初杰父教諭廷
袞家居老矣族人假其名逋賦縣令劉禹龍言於御史
逮之杰代訊幾斃後撫贛禹龍家居未嘗修隙時服其
量

郭惟賢字哲卿晉江人萬曆二年進士自清江知縣拜

南京御史張居正旣死吳中行趙用賢等猶未錄會皇
長子生詔赦天下惟賢因請召諸臣馮保惡其言謫江
山丞保敗還故官劾左都御史陳爝希權臣指論罷御
史趙耀趙應元不可總憲紀爝罷去又薦王錫爵賈三
近孫龍何源孫丕揚耿定向曾同亨詹仰庇皆獲召主
事董基諫內操被謫惟賢救之忤旨調南京大理評事
給事中阮子孝御史潘惟岳等交章救帝怒奪俸有差
惟賢尋遷戶部主事歷順天府丞二十年以右僉都御
史巡撫湖廣景王封德安土田倍諸藩國絕賦額猶存
及帝弟潞王之國衛輝悉以景賦予王王奏賦不及額

帝爲奪監司以下俸責撫按急奏報惟賢言景府賦額皆奸民投獻妄張其數臣爲王履畝增賦二萬五千非復如往者虛數王反稱不足何也且潞去楚遠莫若徵之有司轉輸潞府會典皇莊及勲戚官莊遇災蠲減視民田今襄漢水溢王佃民流亡過半請蠲如例又言長沙寶慶衡州三衛軍戍武岡而永州寧遠諸衛遠戍廣西瘴癘死無數請分番迭戍武岡罷其戍廣西者帝悉報許承天守備中官以徵典邸舊賦請罪潛江知縣及諸佃民旨下撫按勾捕惟賢言臣撫楚事無不當問今中官問而臣等爲勾捕臣實不能帝直其言而止尋請

以太和山香稅充王府逋祿免加派小民又請以周敦頤父輔成從祀啟聖詔皆從焉入爲左僉都御史言行取不宜久停言官不宜久繫臺員不宜久缺已復言天下多故乃自大僚至監司率有缺不補政日廢弛且建言獲譴者不下百餘人劾忠者皆永棄帝不納尋遷左副都御史請早建皇儲慎簡輔弼亟行考選盡下推舉諸疏俱不報久之以憂歸起戶部左侍郎未上卒贈右都御史天啟初謚恭定

萬象春字仁甫無錫人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皇女生詔戶部光祿寺各進銀十萬兩象春

力諫不聽屢遷禮科都給事中鄭貴妃有盛寵而帝耽於酒象春因慈寧宮災疏諫報聞時宗室繁衍歲祿不繼象春議變通會河南巡撫褚鈇亦奏其事帝卽命象春遍詣河南山西陝西諸王府計畫以聞象春抵河南方集議而周府諸宗人疑鈇疏出宗正睦樺意羣毆睦樺幾死象春以狀聞帝爲奪諸人歲祿象春復以次詣秦晉諸藩奏上便宜十五事多著爲令真人張國祥乞三年一覲象春言左道無民社寄不當在述職之列時詔許后父永年伯王偉乘肩輿象春言勲戚不乘輿祖制也固安伯陳景行武清伯李偉太后父衰白封始賜

肩輿定國公徐文壁班首重臣嗣爵久故亦蒙殊典今
偉非三人比乞寢前命皆不許孟秋將享廟帝齋宿宮
中象春言當在便殿不當於內寢帝怒停俸三月已因
災異言外吏貪殘不當遣緹騎逮問宮禁邃密不當宿
重兵廷臣建言貶黜當敘遷內臣有犯當付外廷按治
帝報聞象春在諫垣久前後七十餘疏多關軍國計請
復建文年號加景帝廟諡尤爲時所稱出爲山東參政
妖賊郭大通爲亂計禽之歷山西左布政使二十五年
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倭躡朝鮮濱海郡邑悉戒嚴
象春拊軍民供饋運應機立辦中使陳增以礦稅至象

春疏論其害福山知縣韋國賢忤增被侵辱象春力保
持之增遂劾國賢沮撓象春黨庇詔逮國賢奪象春俸
遂引疾歸起南京工部右侍郎未上卒贈右都御史
鍾化民字維新仁和人萬曆八年進士授惠安知縣多
異政御史安九域薦於朝以俸未及期移知樂平治復
最徵授御史與同官何卓王慎德交章請建儲不報出
視陝西茶馬言邊塞土寒獨畜馬爲業今慮其闕出爲
厲禁於是民間孳息與境內貿易俱廢公私緩急亦無
所資請聽踰境販鬻特不得入番中又曩寧夏乏餉歲
發萬金易米二萬七千石後所司乾沒濫征之民請以

墾田粟補之永停徵派俱報可巡按山東歲旱請蠲振
先發後聞坐寧夏時取官銀交際爲尚寶丞周弘禴所
劾調行人司正累遷儀制郎中瀋王程堯由支庶嗣請
封其庶子爲郡王化民持不可帝傳諭曰第予虛名令
藉是婚娶耳化民奏曰瀋王子與元子孰親王子不卽
封慮妨婚娶元子不卽立不慮妨豫教乎帝怒以化民
辭直無以難帝命竝封三王化民與顧允成等面詰王
錫爵於朝房尋進光祿丞二十二年河南大饑人相食
命化民兼河南道御史往振荒政具舉民大悅旣竣繪
圖以進帝嘉之褒諭者再擢太常少卿二十四年以右

僉都御史巡撫河南討平南陽礦盜夾河賊嘯聚數千人復督兵破之時方采礦抗疏力諫化民短小精悍多智計居官勤厲所至有聲徧歷八府延父老問疾苦勞瘁卒官士民相率頌於朝詔贈右副都御史賜祠曰忠惠

吳達可字安節宜興人尚書儼從孫也萬曆五年進士歷知會稽上高豐城竝有聲選授御史疏請御經筵勤學時與大臣臺諫面議政務報聞大學士趙志臯久疾乞休未得請達可力言志臯衰庸宜罷不納二十八年正月請因始和布令舉皇長子冊立冠婚禮簡輔臣補

臺諫撤礦稅中使不報視鹽長蘆歲侵繪上饑民十四
圖力請振貸稅使馬堂張日華議加鹽稅奸商妄稱嘉
靖中大同用兵貸其貲三萬六千金請於鹽課補給戶
部許之達可皆抗爭事得已改按江西稅使潘相毆折
輔國將軍謀圮肢竝繫宗人宗達誣以劫課劾上饒知
縣李鴻主使帝切責謀圮等奪鴻官達可言宗人無故
受刑又重之以詰責將使天潢人人自危鴻無辜不當
黜願亟正相罪復鴻官同官湯兆京亦極論相罪且言
遼東高淮陝西梁永山東陳增廣東李鳳雲南楊榮皆
元惡爲民害不可一日留皆弗聽鴻吳人大學士申時

行之壻萬曆十六年舉北闈鄉試爲吏部郎中高桂所
攻後七年成進士至是抗相以彊直稱相又請開廣信
銅塘山採取大木鑿泰和斌姥山石膏達可復極諫不
可閣臣亦爭之乃寢還掌河南道事佐溫純大計京官
尋陳新政要機痛規首輔沈一貫疏留中擢太僕少卿
再遷南京太僕卿召改光祿進通政使鎮撫史晉以罪
罷妄投封章詆朝貴達可封其疏而劾之晉尋得罪奏
請正疏式屏讒邪重駁正懲奸宄數事帝嘉納焉尋上
疏乞休去卒贈右副都御史

贊曰龐尚鵬諸人歷官中外才諳幹局咸有可稱賈三

近陳時政多長者之言其言資格深中積弊謝杰却屬
吏饋亦無愧楊震云

明史卷二百二十七終

明史卷二百二十八

列傳第一百十六

總纂官總纂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魏學會

葉夢熊
梅國禎

李化龍

江
鐸

魏學會字惟貫涇陽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戶部主事遷郎中中官爲商人請支芻糧銀鉅萬學會持不可乃已尋擢光祿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隆慶初土蠻大入永平學會入駐山海檄諸將王治道等追擊至義院口大捷進右副都御史學會乃易置將吏招納降附釐屯田二千餘頃數破敵被賞賚以疾去起兵部

右侍郎提督神樞營旋改吏部轉左侍郎穆宗崩大學士高拱欲去馮保屬言官論劾學會遺書大學士張居正曰外人皆言公與保有謀遺詔亦出公手今日之事不宜復護此閹居正怒及拱被逐舉朝失色學會獨大言曰上踐阼伊始輒逐顧命大臣且詔出何人不可不明示百官要諸大臣詣居正邸爭之諸大臣多不往居正亦辭以疾自是益忤出爲南京右都御史未上給事中宗弘暹希居正指劾之詔以故官候調學會遂歸居正歿踰年起南京戶部右侍郎召爲右都御史督倉場尋以南京戶部尚書致仕萬曆十八年順義王捨力克

西赴青海火落赤真相犯洮河副總兵李奎李聯芳先後被殺朝命尚書鄭洛經畧七鎮兼領總督洛固辭總督明年春閣臣王錫爵薦學會起兵部尚書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時洛專主款學會至與議不合陝西巡撫葉夢熊助之初順義王封夢熊以諫沮坐得罪學會亦爲高拱言不便至是擢力克助叛學會夢熊欲遂討之詆洛玩寇會擢力克東歸火落赤諸部亦徙去學會奏擢力克雖歸陰留精兵二萬於嘉峪欲助火落赤真相其說本採諸道路朝士乃爭附和之錫爵意悔具疏言狀又遺書責夢熊而兵部尚書石星以順義旣東宣

大事急召洛還定撫議置學會疏不問未幾河套部長
土昧明安入市畢要請增賞學會令總兵官杜桐神木
參將張剛孤山遊擊李紹祖出不意擊斬明安俘馘四
百八十餘級奪馬畜器械稱是學會以功加太子少保
而明安子擺言太聲言復仇號召諸部明年哮拜反遂
煽諸部爲亂拜西部人也嘉靖中得罪其部長父兄皆
見殺拜跳脫來降驍勇屢立戰功前督撫王崇古石茂
華先後奏加副總兵遂多畜亡命子承恩拜夢妖物人
妻施脇而生狼形梟啼性狼戾拜老承恩襲父爵十九
年洮河告警御史周弘禴舉承恩及指揮土文秀拜義

子疇雲等巡撫黨馨檄文秀西援拜謁經畧鄭洛願與
子承恩從出師馨惡其自薦抑損之拜以故心怨至金
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比賊退取道塞外還寇騎遇之
皆辟易遂有輕中外心馨數裁拜且按承恩罪箠之二
十雲文秀亦以他故怨馨會戍卒請衣糧久弗給拜遂
嗾軍鋒劉東賜許朝作亂二十年二月殺馨及副使石
繼芳逼總兵官張維忠縊死雲文秀殺遊擊梁琦守備
馬承光東賜稱總兵奉拜爲謀主承恩朝爲左右副總
兵雲文秀爲左右參將承恩遂陷玉泉營中衛廣武河
西望風靡惟文秀徇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賊旣

取河西四十七堡且渡河復誘河套著力兔宰僧犯平虜花馬池全陝皆震動學曾檄副總兵李昫率遊擊吳顯趨靈州別遣遊擊趙武趨鳴沙州沿河扼賊南渡而自駐花馬池當賊衝昫等渡河賊將多遁去四十七堡皆復惟寧夏鎮城尚爲賊據著力兔等中外相呼應拜文秀攻趙武於玉泉雲引著力兔攻平虜如薰設伏射殺雲昫救武圍亦解四月昫引兵與故總兵牛秉忠抵鎮城下帝已擢董一奎爲總兵李蕡副之已復擢如薰代一奎而以麻貴代蕡未至昫等攻城賊於東西二門各出驍騎三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官軍擊之奪其

車百輛追奔入湖賊溺死無算副總兵王通戰尤力家
丁高益等乘勝入北門後兵不繼被殺通亦負傷榆林
遊擊俞尚德戰死翼日朝文秀齊慶王上東城乞暫罷
兵詭言願獻首惡會官軍糧盡乃引退休近堡學會日
夜趣芻餉調延綏莊浪蘭靖榆林兵道回遠所治舟亦
未具乃駐花馬池俟軍至移靈州頃之延綏遊擊姜顯
謨都司蕭如蕙甘州故總兵張傑及麻貴軍皆至復抵
鎮城攻之賊計延綏榆林兵出內虛勾黃台吉妻令其
子捨達大從子火落赤土昧鐵雷掠舊安邊磚井堡以
牽我兵承恩復以間合寇兵伏延漢渠掠糧車二百學

曾自花馬池還靈州被圍救至而解貴等數攻城不能克賊殺慶王妃盡掠其宮人金帛牛秉忠戰傷右股乃復退師帝用尚書星言賜學會尚方劍督戰會寧夏巡撫朱正色甘肅巡撫葉夢熊監軍御史梅國禎諸大將劉承嗣董一奎李如松先後至軍六月復攻城連戰不下夢熊字男兆歸善人嘉靖四十年進士由福清知縣入爲戶部主事轉餉寧夏改御史以諫受把漢那吉降貶邵陽丞累遷贛州知府平黃鄉賊遷浙江副使改永平萬曆十七年冬由山東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陝西進右副都御史以請討播力克與經畧

洛議相左廷議方右洛絀其議不用會擢力克東歸洛亦還宣大乃移夢熊甘肅與學會共事夢熊有膽決敢任事會拜反上疏自請討賊帝然之以六月至靈州與學會合國禎字克生麻城人少雄傑自喜善騎射舉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固安知縣中官詣國禎請收責於民國禎僞令民鬻妻以償民夫婦哀慟中官爲毀券擢御史會拜反學會師久無功時寧遠伯李成梁方被論廷議欲遣爲大將未敢決國禎獨疏保之乃遣成梁子如松爲提督將遼東宣大山西諸鎮兵以往而國禎監其軍遂與如松至寧夏初學會欲招東暘朝令殺拜父子

贖罪遣卒葉得新往四人方約同死折得新脛置之獄
巡撫朱正色以賊詭請降而張傑嘗總寧夏兵故與拜
善遣傑入城招之朝乃昇得新見傑得新大罵賊被殺
傑亦繫不遣而學會以賊求撫爲之請帝切責及是城
中百戶姚欽武生張遐齡射書城外約內應夜半舉火
外兵不至賊殺其黨五十人欽縋城出來奔當是時賊
外以求撫緩兵而陰結寇爲助然糧盡勢且困七月學
曾與夢熊國禎定計決黃河大壩水灌之水抵城下時
套寇卜失兔莊禿賴以三萬騎犯定邊小鹽池用土昧
鐵雷爲前鋒而別遣幸僧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口

入爲拜聲援麻貴擊之右溝寇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洲學會令遊擊龔子敬扼沙湃口而檄延綏總兵官董一元搗土昧鐵雷巢斬首百三十餘級寇大驚引去遇子敬圍之十重子敬死寇亦去賊援遂絕學會益決大壩水八月河決隄壞復繕治之城外水深八九尺東西城崩百餘丈著力免宰僧復入李剛堡如松貴等擊敗之追奔至賀蘭山賊益懼求款未決學會得罪罷朝命以夢熊代夢熊遂成功初學會之遣人招東陽朝也留固原十餘日以俟之帝責其玩寇李昫渡河又稍遲松山河套寇先入官軍用是再失利學會嘗上疏令

監軍無與兵事帝爲飭國禎如其言國禎頗憾之及至軍劾諸將觀望而頗以玩寇爲學會罪給事中許子偉亦劾學會惑於招撫誤國事國禎又言僉事隨府從城上躍下賊令四人下取我軍咫尺不敢前又北寇數萬斷我糧道殺戮無算匿不以奏帝遂大怒逮學會至京然學會逮未踰月城壞而大軍入賊竟以破滅夢熊旣代學會亦賜尚方劍時調度靈州獨國禎監軍寧夏賊被圍久食盡無援而城受水浸益大崩國禎挾諸將趨南關秉忠先登國禎大呼諸將畢登賊退據大城攻數日不下國禎使間給東賜朝承恩互相殺以降貫其罪

三人內猜疑東暘朝遂先誘殺承恩黨文秀承恩亦與其黨周國柱誘東暘朝殺之盡懸東暘朝文秀首城上開門降如松率兵圍拜家拜倉皇縊闔室自焚死夢熊自靈州馳至下令盡誅拜黨及降人二千慰問宗室十庶寧夏平夢熊正色國禎各上捷奏而俘承恩獻京師帝御門受賀詔磔承恩於市夢熊正色國禎各廢世官如松功第一如薰貴秉忠等加恩有差學會初奪職爲民敘功以原官致仕學會任事勞勩灌城招降之策本其所建及宣捷帝召見大學士趙志臯張位志臯位力爲學會解尚書星以下多白學會無罪國禎亦上疏言

學會應變稍緩臣請責諸將以振士氣而逮學會之命發自臣疏竊自悔恨學會不早雪臣將受萬世譏如松亦言學會被逮時三軍雨泣夢熊亦推功學會帝初不聽既而復其官居家數年卒夢熊以功進右都御史初卜失兔爲都督其部長切盡台吉最用事切盡台吉死卜失兔不能制諸部經畧鄭洛專事羈縻學會以洮河之變惡諸部爲逆襲殺明安會拜反著力免宰僧遂聲言與拜爲一家而卜失兔莊禿賴亦引兵助之及拜誅切盡台吉之比吉率著力免宰僧莊禿賴等頓首花馬池塞下悔罪求款夢熊爲奏請帝以夢熊初主學會責

其前後異議令要諸部縛叛贖罪著力免等求款益堅
夢熊乃與巡撫田樂奏上四鎮款戰機宜俟朝議中外
相仗莫敢決卜失免遂率諸部大入定邊總兵官麻貴
等擊却之夢熊以功加太子少保未幾切盡台吉從子
青把都兒犯甘肅總兵官楊濬副總兵何崇德禦之斬
首六百餘級夢熊復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尋入爲南
京工部尚書而以都御史李汶代自洮河變後寇頗輕
中國招撫議旣絕諸部數入犯四鎮遂頻歲用兵云夢
熊雖功多其品望遠出學會下卒官國禎旣招降承恩
以夢熊貪功殺降劾其罪夢熊奏辨言拜所畜家人皆

死士緩一二日東陽朝黨復集必再亂臣寧負殺降名以絕禍本帝爲下詔和解之論功擢國禎太僕少卿踰年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久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在鎮三年節省市賞銀十五萬兩有奇父喪歸未起而卒贈右都御史

李化龍字于田長垣人萬曆二年進士除嵩縣知縣年甫二十胥吏易之化龍陰察其奸悉召置之法縣中大治遷南京工部主事歷右通政使二十二年夏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初總兵官李成梁破殺泰寧速把亥其子把兔兄弟炒花據舊遼陽以北居兩河之中益結

土蠻爲患其年四月把兔兒圍遼陽朶顏小友青福餘伯言兒分犯錦義掠清細河巡撫韓取善坐免化龍受事甫兩月把兔兒與伯言兒等寇鎮武又約土蠻子卜言台周犯右屯把兔兒先至吳家墳化龍與總兵官董一元定計先擊把兔伯言兒伯言兒中流矢死把兔被傷卜言台周至攻右屯不利亦解去於是把兔小友青卜言台周益相結謀復前耻化龍與一元嚴備之一元又出塞搗巢有功而把兔傷重竟死邊塞讐服詳具一元傳化龍進兵部右侍郎明年小友青梅禍款塞請開木市於義州且告朶顏長昂將犯邊已長昂果犯錦義

副總兵李如梅擊却之反青言旣信化龍遂許其請上疏曰環遼皆敵也迤北土蠻種類多不可數近邊者直寧前則長昂直錦義則小反青直廣寧遼瀋則把兔炒花花大直開鐵則伯言煖兔其在東邊海西則猛骨孛羅那林孛羅卜寨皆與遼地項背相望竝牆圍獵則刁斗聲相聞蓋肘腋憂也自那卜被勦數年東陲無事去年把兔伯言戰死炒花花大一敗塗地今伯言子宰賽受罰入市廣寧遼瀋開鐵間警報漸希所未馴伏者惟小反青與長昂耳小反青素兇狡雄長諸部西助長昂東助炒花大舉動以數萬小竊則飛騎出沒錦義間自

周之望柏朝翠戰歿無敢以一矢加遺凌河上下方數
百里野多暴骨民無寧宇遠慮者每以河西不保爲虞
今乃叩關求市臣遍詢將領及彼地居民僉言木市開
有五利河西無木皆在邊外叛亂以來仰給河東以邊
警又不時至故河西木貴於玉市通則材木不可勝用
利一所疑於反青者無信耳彼重市爲生路當市時必
不行掠卽今年市而明年掠我已收今年不掠之利矣
利二遼東馬市成祖所開無他賞本聽商民與交易木
市與馬市等有利於民不費於官利三大舉之害酷而
希零竊之害輕而數小反青不掠錦義零竊少矣又西

不助長昂東不助炒花則敵勢漸分卽寧前廣寧患亦漸減且大舉先報又得預爲備利四零竊旣希邊人益得修備利五疏入從之化龍尋以病去木市亦停止其後總兵官馬林復議開市與巡撫李植相左論久不決小反青遂復爲寇云二十七年三月化龍起故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兼巡撫四川討播州叛臣楊應龍應龍之先曰楊鑑明初內附授宣慰使應龍性猜狠嗜殺數從征調恃功驕蹇知川兵脆弱陰有據蜀志間出剽州縣嬖小妻田雌鳳讒殺妻張氏屠其家用誅罰立威所屬五司七姓不堪其虐走貴州告變巡撫葉夢熊疏請

大征詔不聽逮繫重慶獄應龍詭將兵征倭自效得脫
歸復逮不出四川巡撫王繼光發兵討覆於白石應龍
諉罪諸苗朝廷命邢玠總督值東西用兵勢未能窮治
因招撫之應龍益結生苗奪五司七姓地并湖貴四十
八屯以畀之歲出侵掠是年二月敗官軍於飛練堡都
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等皆死已復破殺綦江參將房
嘉寵遊擊張良賢投屍蔽江下僞軍師孫時泰請直取
重慶搗成都劫蜀王爲質而應龍遷延聲言爭地界冀
曲赦如曩時化龍至成都徵兵未至亦謬爲好語縻之
帝聞綦江破大怒追褫前四川貴州巡撫譚希思江東

之職而賜化龍劍假便宜討賊賊焚東坡爛橋梗湖貴路又焚龍泉走都司楊惟忠化龍劾諸大帥不用命者沈尚文逮治童元鎮劉綎皆革職充爲事官諸軍大集化龍先檄水西兵三萬守貴州斷招苗路乃移重慶大誓文武明年二月分八道進兵川師四路總兵官劉綎由綦江總兵官馬孔英由南川總兵官吳廣由合江副將曹希彬受廣節制由永寧黔師三路總兵官童元鎮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總兵官李應祥由典隆楚師一路分兩翼總兵官陳璘由偏橋副總兵陳良珙受璘節制由龍泉每路兵

三萬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貴州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湖廣巡撫支可大移沅州化龍自將中軍策應帝以楚地遼濶又擢江鐸爲僉都御史巡撫偏沅湖廣設偏沅巡撫自鐸始也推官高折枝先以南川兵進據桑木鎮緹復自綦江入應龍以勁兵二萬屬其子朝棟曰爾破綦江馳南川盡焚積聚彼無能爲也比抗諸路兵皆大敗應龍頓足歎曰吾不用時泰計今死矣或言水西佐賊化龍詰之疆臣斬賊使二氏交遂絕烏江兵敗績逮下元鎮於理諸將益奮緹先入婁山關直抵海龍圍璘疆臣兵亦至賊勢急上圍死守遣使詐降化龍檄諸將斬

使焚書以縱與應龍有舊諭無通賊縱械其人以自明
八路兵皆會圍下築長圍困之更番迭攻六月縱破土
月二城應龍窘與二妾俱縊明晨官軍入城七子皆被
執詔磔應龍屍并子朝棟於市自出師至滅賊凡百有
十四日播自唐乾符中入楊氏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至
應龍而絕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川貴化龍初
聞父喪以金革起復至是乞歸終制三十一年四月起
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與淮揚巡撫李三才奏開淤河
由直河入泃口抵夏鎮二百六十里避黃河呂梁之險
再以憂去未代敘前平播功晉兵部尚書加少保廕一

子世錦衣指揮使三十五年夏起戎政尚書化龍以京營根本奏陳十一濫十二苦十九宜又上屯政十二事皆置不理兵部自二十七年後左右侍郎皆空署未幾尚書蕭大亨亦致仕化龍掌部事三十七年正月京師訛言寇至民爭避匿邊民逃入都門者亦數萬九門晝閉輔臣言兵部尚書惟一人何以應猝變帝亦不報遼戰士二萬餘皆老弱而稅監高淮肆虐遼人切齒化龍請停稅課且增兵萬人又條上兵食款戰之策帝皆不報一品秩滿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卒官年七十謚襄毅贈少師加贈太師化龍具文武才播州之役以劉

縱驕蹇先推挫之而薦其才故縱爲盡力開河之功爲
漕渠永利詳見河渠志江鐸字士振仁和人高祖玘景
泰時爲禮科給事中劾石亨怙寵罔上有直聲官至山
東參政曾祖瀾正德時南京禮部尚書卒諡文昭祖曉
嘉靖中工部侍郎父圻萬曆初廣西提學僉事父母疾
嘗藥舐糞居喪寢苦三年經寢室必俯其首妻經夫廬
亦然卒門人私諡爲孝端先生自玘至鐸五世皆進士
而曉弟暉正德中爲庶吉士與舒芬等諫南巡受杖世
宗時由編修出爲河南僉事鐸登第在萬曆二年授刑
部主事累官山西按察使擢撫偏沅夾攻楊應龍有功

與郭子章皆廢一子世錦衣指揮丁母艱去奪情命留
討皮林諸洞蠻平之詳具陳璘傳以勞疾歸卒贈兵部
右侍郎

贊曰哮拜一降人耳雖假以爵秩而憑藉未厚倉猝發
難據鎮城聯外寇邊鄙爲之騷然武備之弛有由來矣
楊應龍惡稔貫盈自速殄滅然盤踞積久地形險惡非
師武臣力奏績豈易言哉李化龍之功可與韓雍項忠
相埒較寧夏之役難易懸殊矣

明史卷二百二十八終

明史卷二百二十九

列傳第一百十七

總督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 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 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 加六級 張廷壽 奉

敕修

劉臺

馮景隆孫繼先

傅應禎

王用汲

吳中行

子亮 元從子宗達

趙用賢

孫士春

艾穆

喬璧星葉春及

沈思孝

丁此呂

劉臺字子畏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萬曆初改御史巡按遼東坐誤奏捷奉旨譴責四年正月臺上疏劾輔臣張居正曰臣聞進言者皆望陛下以堯舜

而不聞責輔臣以臯夔何者陛下有納諫之明而輔臣無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鑒前代之失不設丞相事歸部院勢不相攝而職易稱文皇帝始置內閣參預機務其時官階未峻無專肆之萌二百年來卽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學士張居正偃然以相自處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諫官因事論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請卽以祖宗法正之祖宗進退大臣以禮先帝臨崩居正託疾以逐拱旣又文致之王大臣獄及正論籍籍則抵拱書令勿驚死旣迫逐以示威又遺書以市德徒使朝廷無

禮於舊臣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非開國元勳生不
公死不王成國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違祖訓
贈以王爵給事中陳吾德一言而外遷郎中陳有年一
爭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賄厚施緣例陳乞將無底
極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用內閣冢宰必由廷推今
居正私薦用張四維張瀚四維在翰林被論者數矣其
始去也不任教習庶吉士也四維之爲人也居正知之
熟矣知之而顧用之夫亦以四維善機權多憑藉自念
親老日暮不測二三年間謀起復任四維其身後託乎
瀚生平無善狀巡撫陝西賊穢狼籍及驟躡銓衡唯諾

若簿吏官缺必請命居正所指授者非楚人親戚知識則親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故則恩故之黨助也瀚惟口取四方小吏權其賄賂而其他則徒擁虛名聞居正貽南京都御史趙錦書臺諫毋議及冢宰則居正之脅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如是乎祖宗朝詔令不便部臣猶訾閣擬之不審今得一嚴旨居正輒曰我力調劑故止是得一溫旨居正又曰我力請而後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於畏陛下感居正者甚於感陛下威福自己目無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一切政事臺省奏陳部院題覆撫按奉行未聞閣臣有舉劾

也居正定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冊一送內閣一送六科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隱蔽則內閣糾之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駁奏章舉劾其職也閣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居正創爲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令祖宗之法若是乎至於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蓋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貫以不聽指授調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氣莫敢展布所憚獨科臣耳居正於科臣旣嗽之以遷轉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遲誰肯舍其便利甘彼齟齬而盡死言事哉往年趙參魯以諫遷猶

曰外任也余懋學以諫罷猶曰禁錮也今傳應禎則謫
戍矣又以應禎故而及徐貞明喬巖李禎矣摧折言官
讐視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至若爲固寵計則獻白蓮
白燕致詔旨責讓傳笑四方矣規利田宅則誣遼王以
重罪而奪其府地今武岡王又得罪矣爲子弟謀舉鄉
試則許御史舒鼂以京堂布政施堯臣以巡撫矣起大
第於江陵費至十萬制擬宮禁遣錦衣官校監治鄉郡
之脂膏盡矣惡黃州生儒議其子弟倖售則假縣令他
事窮治無遺矣編修李維楨偶談及其豪富不旋踵卽
外斥矣蓋居正之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內地而

在邊鄙不然輔政未幾卽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宮室輿馬姬妾奉御同於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不憤歎而無敢爲陛下明言者積威之劫也臣舉進士居正爲總裁臣任部曹居正薦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訟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願陛下察臣愚悃抑損相權毋俾僨事誤國臣死且不朽疏上居正怒甚廷辯之曰在令巡按不得報軍功去年遼東大捷臺違制妄奏法應降謫臣第請旨戒諭而臺已不勝憤後傳應禎下獄究詰黨與初不知臺與應禎同邑厚善實有所主乃妄自驚疑遂不復顧藉發憤

於臣且臺爲臣所取士二百年來無門生劾師長者計
惟一去謝之因辭政伏地泣不肯起帝爲降御座手掖
之慰留再三居正強諾猶不出視事帝遣司禮太監孫
隆齋手敕宣諭乃起遂捕臺至京師下詔獄命廷杖百
遠戍居正陽具疏救乃除名爲民而居正恨不已臺按
遼東時與巡撫張學顏不相得至是學顏爲戶部誣臺
私贖鍰居正屬御史于應昌巡按遼東覈之而令王宗
載巡撫江西廉臺里中事應昌宗載等希居正意實其
事以聞遂戍臺廣西臺父震龍弟國俱坐罪臺至潯州
未幾飲於戍主所歸而暴卒是日居正亦卒明年御史

江東之訟臺寃劾宗載應昌詔復臺官罷宗載應昌下
所司廉問南京給事中馮景隆因言遼東巡撫周詠與
應昌共陷臺應昌已罷詠尚爲薊遼總督亦宜罷南京
御史孫繼先亦發學顏陷臺罪帝方嚮學顏以景隆疏
中并劾李成梁學顏爲成梁訟繼先又竝劾學顏成梁
乃謫景隆薊州判官繼先臨清州判官置學顏不問已
而江西巡撫曹大埜遼東巡撫李松勘報宗載應昌等
朋比傾陷皆有狀刑部以故入論奏宗載等遣戍除名
降黜有差贈臺光祿少卿廕一子天啓初追諡毅思馮
景隆浙江山陰人萬曆五年進士嘗訟趙世卿寃且請

召張位習孔教申救御史魏允貞至是謫官後量移南陽推官孫繼先字蔭甫孟人隆慶五年進士居正旣敗繼先請召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并及余懋學趙應元傅應禎朱鴻謨孟一脈王用汲又薦魏學會宋纁張岳毛綱胡執禮王錫爵賈三近溫純曹科陳有年朱光字趙參魯等諸人旣坐謫終南京吏部主事傅應禎字公善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除零陵知縣殲洞庭劇寇論殺祁陽巨猾民賴以安調知溧水萬曆三年徵授御史張居正當國應禎其門生也有所感憤疏陳重君德蘇民困開言路三事言邇者雷震端門獸吻

京師及四方地震疊告曾未聞發詔修省豈真以天變
不足畏耶真定抽分中使本非舊典正統間嘗暫行之
先帝納李芳言已詔罷遣而陛下顧欲踵行失德之事
豈真以祖宗不足法耶給事中朱東光奏陳保治初非
折檻解衣者比乃竟留中不報豈真以人言不足恤耶
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誤宋不可不深戒也陛下登
極初自隆慶改元以前逋租悉賜蠲除四年以前免三
徵七恩至渥也乃上軫恤已至而下延玩自如曾未有
擔負相屬者何哉小民一歲之入僅足給一歲無遺力
以償負也近乃定輸不及額者按撫聽糾郡縣聽調諸

臣畏譴督趣倍嚴致流離接踵怨咨愁歎上徹於天是豈太平之象陛下所樂聞者哉請下明詔自非官吏乾沒竝曠然除之民困旣蘇則災沴自弭陛下登極初召用直臣石星李己臣工無不慶幸近則趙參魯糾中涓而謫爲典史余懋學陳時政而銅之終身他如胡執禮裴應章侯於趙趙煥等封事累上一切置之如初政何臣請擢參魯京職還懋學故官爲人臣進言者勸疏奏居正以疏中王安石語侵己大怒調旨切責以其詞及懋學執下詔獄窮治黨與應禎瀕死無所承乃謫戍定海給事中嚴用和御史劉天衢等疏救不聽方應禎下

獄給事中徐貞明偕御史李禎喬巖入視之錦衣帥余
廕以聞三人亦坐謫十一月用御史孫繼先言召復官
帝將幸昌平閱壽宮而薊鎮告警應禎止帝勿行且陳
邊備甚悉優詔答之俄擢南京大理寺丞將行奏薦海
內知名士三十七人尋移疾歸三年而卒贈本寺右少
卿應禎與同邑劉臺同舉進士爲御史同忤居正得禍
鄉人竝祠祀之

王用汲字明受晉江人爲諸生時郡被倭客兵橫市中
會御史按部至用汲言狀知府曰此何與諸生事用汲
曰范希文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矧鄉井之禍乃不關

諸生耶舉隆慶二年進士授淮安推官稍遷常德同知入爲戶部員外郎萬曆六年首輔張居正歸葬其親湖廣諸司畢會巡按御史趙應元獨不往居正嫌之及應元事竣得代卽以病請僉都御史王篆者居正客也素憾應元且迎合居正意屬都御史陳爝劾應元規避遂除名用汲不勝憤乃上言御史應元以不會葬得罪輔臣遂爲都御史爝所論坐託疾欺罔削籍臣竊恨之夫疾病人所時有今在廷大小諸臣曾以病請者何限御史陸萬鍾劉光國陳用賓皆以巡方事訖引疾與應元不異也爝何不竝劾之卽爝當世宗朝亦養病十餘年

後黃緣攀附驟列要津以退爲進宜莫如烱已則行之而反以責人何以服天下陛下但見烱論劾應元以爲恣情趨避罪當罷斥至其意所從來陛下何由知之如昨歲星變考察將以弭災也而所挫抑者半不附宰臣之人如翰林習孔教則以鄒元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於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而推戈考後劣轉趙志臯又以吳中行趙用賢而遷怒蓋能得輔臣之心則雖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以不次蒙恩苟失輔臣之心則雖素負才名之張岳難免以不及論調臣不意陛下省災塞咎之舉僅爲宰臣酬恩報怨

之私且凡附宰臣者亦各藉以酬其私可不爲太息矣哉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臣則謂逢相之惡其罪更大也陛下天縱聖明從諫勿拂諸臣熟知其然爭欲碎首批鱗以自見陛下欲織錦綺則撫臣按臣言之欲採珍異則部臣科臣言之欲取太倉光祿則臺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爲例至若輔臣意之所向不論是否無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先意結其歡望風張其箴者是臣所謂逢也今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惡者矧特其較著者爾以臣觀之天下無事不私無人公私獨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聽斷而委政

於衆所阿奉之大臣大臣益得成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行私而無所懃告是驅天下而使之奔走乎私門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而勤習之內外章奏躬自省覽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付輔臣俾之商推閱習既久智慮益弘幾微隱伏之間自無逃於天鑒夫威福者陛下所當自出乾綱者陛下所當獨攬寄之於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倒持政柄一移積重難返此又臣所日夜深慮不獨爲應元一事已也疏入居正大怒欲下獄廷杖會次輔呂調陽在告張四維擬削用汲籍帝從之居正以罪輕移怒四維厲色待之者累日用汲歸屏居郭

原书缺页

吳中行字子道武進人父性兄可行皆進士性尚寶永
可行檢討中行甫冠舉鄉試性誠無躁進遂不赴會試
隆慶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大學士張居正中
行座上也萬曆五年居正遭父喪奪情視事御史曾士
楚吏科都給事中陳三謨倡疏奏畱舉朝和之中行獨
憤適禁出西南長竟天詔百官修省中行乃首上疏曰
居正父子異地分睽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長棄
數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憑棺一慟必欲其違心
抑情銜哀茹痛於廟堂之上而責以訐謨遠猷調元熙
載豈情也哉居正每自言謹守聖賢義理祖宗法度宰

我欲短喪子曰子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王子請數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聖賢之訓何如也在律雖編氓小吏匿喪有禁惟武人得墨衰從事非所以處輔弼也卽云起復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遽起視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繫萬古綱常四方視聽惟今日無過舉然後後世無遺議銷變之道無踰此者疏旣上以副封白居易正居正愕然曰疏進耶中行曰未進不敢白也明日趙用賢疏入又明日艾穆沈思孝疏入居正怒謀於馮保欲廷杖之翰林院侍講趙志臯張位子慎行張一桂田一儁李長春修撰習孔教沈懋

學俱具疏救格不入學士王錫爵乃會詞臣數十人求解於居正弗納遂杖中行等四人明日進士鄒元標疏爭亦廷杖五人者直聲震天下中行用賢並稱吳趙南京御史朱鴻謨疏救五人亦被斥中行等受杖畢校尉以布曳出長安門昇以板扉卽日驅出都城中行氣息已絕中書舍人秦柱挾醫至投藥一匕乃蘇輿疾南歸剗去腐肉數十瓣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肢遂空九年大計京官列五人察籍錮不復敘居正死士楚當按蘇松憮然曰吾何面目見吳趙二公遂引疾去三謨已擢太常少卿尋與士楚俱被劾削籍廷臣交薦中行召復故

官進右中允直經筵大學士許國攻李植江東之詆中行用賢爲其黨中行奏辨因乞罷不許再遷右諭德御史蔡系周劾植復侵中行中行求去章四上詔賜白金文綺馳傳歸言者屢薦執政抑不召久之起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同里僉事徐常吉嘗訟中行事已解給事中王嘉謨復撫舊事劾之命家居俟召尋卒後贈禮部右侍郎子亮元從子宗達亮官御史坐累貶官終大理少卿元江西布政使宗達少傅建極殿大學士亮尚志節與顧憲成諸人善而元深疾東林所輯吾徵錄詆毀不遺力兄弟異趣如此

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父承謙廣東參議用賢舉隆慶五年進士選庶吉士萬曆初授檢討張居正父喪奪情用賢抗疏曰臣竊怪居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臣又竊怪居正之勲望積以數年而陛下忽敗之一旦莫若如先朝楊溥李賢故事聽其暫還守制刻期赴闕庶父子音容乖睽阻絕於十有九年者得區區稍伸其痛於臨穴憑棺之一慟也國家設臺諫以司法紀任糾繩乃今曉曉爲輔臣請留背公議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創異論臣愚竊懼士氣之日靡國是之日淆也疏入與中行同杖除名用賢體

素肥肉潰落如掌其妻腊而藏之用賢有女許御史吳之彥子鎮之彥懼及深結居正得巡撫福建過里門不爲用賢禮且坐鎮於其弟下曰婢子也以激用賢用賢怒已察知其受居正黨王篆指遂反幣告絕之彥大喜居正死之明年用賢復故官進右贊善江東之李植輩爭嚮之物望皆屬焉而用賢性剛負氣傲物數訾議大臣得失申時行許國等忌之會植東之攻時行國遂力誅植東之而陰斥用賢中行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

伐異罔上行私其風不可長於是用賢抗辨求去極言朋黨之說小人以之去君子空人國詞甚激憤帝不聽其去黨論之興遂自此始尋充經筵講官再遷右庶子改南京祭酒薦舉人王之士鄧元錫劉元卿清修積學又請建儲宥言官李沂罪居三年擢南京禮部右侍郎以吏部郎中趙南星薦改北部尋以本官兼教習庶吉士二十一年王錫爵復入內閣初用賢徙南中行思孝植東之已前貶或罷去故執政安之及是用賢復以爭三王並封語侵錫爵爲所銜會改吏部左侍郎與文選郎顧憲成辨論人才羣情益附錫爵不便也用賢故所

絕婚吳之彥者錫爵里人時以僉事論罷使其子鎮訐用賢論財逐壻蔑法棄倫用賢疏辨乞休詔禮官平議尚書羅萬化以之彥其門生引嫌力辭錫爵乃上議曰用賢輕絕之彥緩發均失也今趙女已嫁難問初盟吳男未婚無容反坐欲折其衷宜聽用賢引疾而曲貸之彥詔從之用賢遂免歸戶部郎中楊應宿鄭材復力詆用賢請據律行法都御史李世達侍郎李楨疏直用賢斥兩人讒諂遂爲所攻高攀龍吳弘濟譚一召孫繼有安希范輩皆坐論救褫職自是朋黨論益熾中行用賢植東之劄於前元標南星憲成攀龍繼之言事者益裁

量執政執政日與枝拄水火薄射訖於明亡云用賢長
身聳肩議論風發有經濟大畧蘇松嘉湖諸府財賦敵
天下半民生坐困用賢官庶子時與進士袁黃商榷數
十晝夜條十四事上之時行錫爵以爲吳人不當言吳
事調旨切責寢不行家居四年卒天啓初贈太子少保
禮部尚書諡文毅孫士春士錦崇禎十年同舉進士士
春字景之第三人及第授編修明年兵部尚書楊嗣昌
奪情視事未幾入閣少詹事黃道周劾之下獄士春上
疏曰嗣昌墨纒視事旣已罔效陛下簡入綸扉自應力
辭新命乃閱其奏牘徒計歲月久近間絕無哀痛惻怛

絕婚吳之彥者錫爵里人時以僉事論罷使其子鎮訐
用賢論財逐壻蔑法棄倫用賢疏辨乞休詔禮官平議
尚書羅萬化以之彥其門生引嫌力辭錫爵乃上議曰
用賢輕絕之彥緩發均失也今趙女已嫁難問初盟吳
男未婚無容反坐欲折其衷宜聽用賢引疾而曲貸之
彥詔從之用賢遂免歸戶部郎中楊應宿鄭材復力詆
用賢請據律行法都御史李世達侍郎李楨疏直用賢
斥兩人讒諂遂爲所攻高攀龍吳弘濟譚一召孫繼有
安希范輩皆坐論救褫職自是朋黨論益熾中行用賢
植東之劄於前元標南星憲成攀龍繼之言事者益裁

員外郎錄囚陝西時居正法嚴決囚不如額者罪穆與御史議止決二人御史懼不稱穆曰我終不以人命博官也還朝居正盛氣譙讓穆曰主上冲年小臣體好生德佐公平允之治有罪甘之揖而退及居正遭喪奪情穆私居歎息遂與主事沈思孝抗疏諫曰自居正奪情妖星突見光逼中天言官曾士楚陳三謨甘犯清議率先請留人心頓死舉國如狂今星變未銷火災繼起臣敢自愛其死不灑血一爲陛下言之陛下之留居正也動曰爲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綱常而元輔大臣者綱常之表也綱常不顧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爲之

者例也而萬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棄先王之制而從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腆顏就例矣異時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爲元輔者欲避則害君臣之義欲出則傷父子之情臣不知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又何以自處也徐庶以母故辭於昭烈曰臣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寸不亂耶位極人臣反不修匹夫常節何以對天下後世臣聞古聖帝明王勸人以孝矣未聞從而奪之也爲人臣者移孝以事君矣未聞爲所奪也以禮義廉恥風天下猶恐不足顧乃奪之使天下爲人子者皆忘三年之愛於其父常紀墜矣異時

卽欲以法度整齊之何可得耶陛下誠眷居正當愛之
以德使奔喪終制以全大節則綱常植而朝廷正朝廷
正而百官萬民莫不一於正災變無不可弭矣時吳中
行趙用賢請令居正奔喪葬畢還朝而穆思孝直請令
終制故居正尤怒中行用賢杖六十穆思孝皆八十加
梏拳置之詔獄越三日以門扉昇出城穆遣戍涼州創
重不省人事旣而復甦遂詣戍所穆居正鄉人也居正
語人曰昔嚴分宜時未有同鄉攻擊者我不得比分宜
矣九年大計復寘穆思孝察籍及居正死言官交薦起
戶部員外郎遷四川僉事屢遷太僕少卿十九年秋擢

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故崇陽知縣周應中賓州知州葉春及行義過人穆舉以自代不報旣之官有告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者貴州巡撫葉夢熊請征之蜀人多言應龍強未易輕舉穆亦不欲加兵與夢熊異朝命兩撫臣會勘應龍不願赴貴州乃逮至重慶對簿論斬輸贖放之還穆病歸未幾卒後應龍復叛議者追咎穆奪其職喬璧星臨城人官右僉都御史亦巡撫四川葉春及歸善人由鄉舉授福清教諭上書陳時政纒纒三萬言終戶部郎中

沈思孝字純父嘉興人舉隆慶二年進士又三年謁選

高拱署吏部欲留爲屬曹思孝辭焉乃授番禺知縣殷
正茂總制兩廣欲聽民與番人互市且開海口諸山徵
其稅思孝持不可萬曆初舉卓異入爲刑部主事張居
正父喪奪情與艾穆合疏諫廷杖戍神電衛居正死召
復官進光祿少卿政府惡李植江東之及思孝輩思孝
遷太常少卿御史龔仲慶希指詆之思孝遂求去不許
尋遷順天府尹坐寬縱冒籍舉人貶三秩視事思孝御
三品服自若被劾調南京太僕卿仍貶三秩未幾謝病
歸吏部尚書陸光祖起爲南京光祿卿尋進右僉都御
史巡撫陝西寧夏哮拜叛詔思孝移駐下馬關爲總督

魏學曾聲援思孝以兵少請募浙江及宣大騎卒各五千發內帑供軍并乞宥故都御史李材罪令立功詔思孝近地召募而罷材勿遣思孝與學曾議軍事不合給事中侯慶遠劾思孝舍門戶而守堂奧設邏卒以衛妻孥不任封疆事改撫河南辭不赴頃之召爲大理卿中官郝金詐傳懿旨下獄刑部薄其罪思孝駁誅之帝悅進工部左侍郎陝西織羊絨爲民患以思孝奏減十之四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初廷推李禎爲首思孝次之帝特用思孝或疑有奧援給事中楊東明鄒廷彥相繼疏劾帝以廷彥受東明指謫東明奪廷彥俸二十三年

吏部尚書孫丕揚掌外察黜參政丁此呂思孝與東之
素善此呂會御史趙文炳劾文選郎蔣時馨受賄時馨
疑思孝嗾之遂許思孝先庇此呂後求吏部不得以此
二事憾已遂結江東之劉應秋等令李三才屬文炳帝
惡時馨罷其官思孝等疏辨且求去丕揚言時馨無罪
此呂受贓有狀思孝不當庇因上此呂訪單乞歸訪單
者吏部當察時咨公論以定賢否廷臣因得書所聞以
投掌察者事率覈實然間有因以中所惡者帝降詔慰
留丕揚逮此呂詰讓思孝御史俞价強思馮從吾給事
中黃運泰祝世祿皆爲時馨訟寃語侵思孝東之給事

中楊天民馬經綸馬文卿又各疏劾思孝大抵言文炳之疏由思孝藉以搖丕揚也思孝屢乞罷因詆丕揚負國員外郎岳元聲言大臣相攻宜兩罷似並論丕揚思孝而其指特攻時馨以及丕揚疏方上文炳忽變其說謂元聲東之述思孝意迫之救此呂劾時馨非己意也帝皆置不問思孝素以直節高天下然尚氣好勝動輒多忤以此呂故頗被物議然時馨此呂皆非端人丕揚思孝亦各有所左右其明年御史林培請辨忠邪又力詆思孝東之且言丕揚杜門半載辭疏十上意必得請而後已思孝則杜門未幾近見從吾運泰等罷謂朝廷

不難去言官五六人以安我此人不去爲朝端害帝顧
思孝厚謫培官乾清宮災思孝請行皇長子冠禮以回
天心又以日本封事大壞請亟修戰守備并論趙志臯
石星誤國其秋丕揚去位思孝亦引疾詔馳傳歸朝端
議論始息久之丕揚復起爲吏部御史史記事復詆思
孝與顧天竣合謀欲構陷丕揚顧憲成高攀龍力辨其
誣而思孝卒矣天啓中贈太子少保丁此呂字右武新
建人萬曆五年進士由漳州推官徵授御史慈寧宮災
請撤鼇山停織造燒造還建言譴謫諸臣去張居正餘
黨速誅徐爵游七報聞尋劾禮部侍郎高啓愚命題示

禪授意謫潞安推官語詳李植傳尋遷太僕丞歷浙江右參政考察論黜復遣官逮之大學士趙志臯等再疏乞宥且言此呂有氣節未必果貪污不揚亦言此呂無逮問條乞免送詔獄帝皆不從逮下鎮撫謫戍邊

贊曰劉臺諸人皆以論張居正得罪罰最重者名亦最高用汲之免也幸耳平心論之居正爲相於國事不爲無功諸人論之不無過當然聞謗而不知懼忿戾怨毒務快己意虧盈好還禍釀身後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於戲難哉

明史卷二百二十九終

明史卷二百三十

列傳第一百一十八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總兵部戶部尚書事加級張廷璠奉

敕修

蔡時鼎

萬國欽

王 教

饒 伸

兄位 劉元辰

元霖

湯顯祖

李 瑄

逢中立

盧明諷

楊 恂

冀 體 朱 爵

姜士昌

宋 燾

馬孟禎

汪若霖

蔡時鼎字台甫漳浦人萬曆二年進士歷知桐鄉元城為治清嚴徵授御史太和山提督中官田玉兼分守事

時鼎言不可並及玉不法狀御史丁此呂以劾高啓愚
被謫時鼎論救語侵楊巍申時行報聞已巡鹽兩淮悉
捐其羨爲開河費置屬邑學田還朝會戚畹子弟有求
舉不獲者誣順天考官張一桂私其客馮詩章維寧及
編修史鈎子記純又濫取冒籍者五人帝怒命詩維寧
荷枷解一桂鈎官時行等爲之解帝益怒奪鈎職下詩
維寧吏法司廷鞫無驗忤旨被讓卒枷二人一月而調
一桂南京時鼎以事初糾發不由外廷徑從中出極言
宵人蜚語直達御前其漸不可長且盡疑大臣言官有
私則是股肱耳目舉不可信所信者誰也帝怒手札諭

閣臣治罪會時行及王錫爵在告許國王家屏僅擬停俸且請稍減詩維寧荷校之期以全其命帝不從責時鼎疑君訕上降極邊雜職又使人詔知發遣冒籍者多寬縱責府尹沈思孝對狀國家屏復上言人君貴明不貴察苟任一己見聞猜防苛密縱聽斷精審何補於治且使姦人乘機得中傷善類害胡可言願停察訪以崇大體宥言官以彰聖度帝不懌手詔詰讓是日帝思時行遣中使就第勞問而國等旣被責具疏謝執爭如初會帝意稍解乃報聞時鼎竟謫馬邑典史告歸居二年吏部擬序遷不許御史王世揚請如石星海瑞鄒元標

例起之廢籍不報已起太平推官進南京刑部主事就改吏部十八年冬復疏劾時行畧言比年天災民困紀綱紊數吏治混淆陛下深居宮闕臣民呼籲莫聞然羣工進言猶蒙寬貸乃輔臣時行則樹黨自堅忌言益甚不必明指其失卽意向稍左亦輒中傷或顯斥於當時或徐退於後日致天下諛佞成風正氣消沮方且內託之乎雅量外託之乎清明此聖賢所以重似是之防嚴亂德之戒也夫營私之念重則奉公之意必衰巧詐之機熟則忠誠之節必退自張居正物故張四維憂去時行卽爲首輔懲前專擅矯以謙退鑒昔嚴苛矯以寬平

非不欲示休休之量養和平之福無如患得患失之心
勝而不可則止之義微貌退讓而心貪競外包容而中
伎刻私僞萌生欲蓋彌著夫居止之禍在徇私滅公然
其持法任事猶足有補於國今也改革其美而紹述其
私盡去其維天下之心而益巧其欺天下之術徒思邀
福一身不顧國禍若而人者尚可俾相天下哉因歷數
其十失勸之省改疏畱中尋進南京禮部郎中卒官貧
不具舍殮士大夫賻而治其喪

萬國欽字二愚新建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婺源知縣
徵拜御史言事慷慨不避權貴十八年劾吏部尚書楊

巍被詰讓里居尚書董份大學士申時行王錫爵座主也屬浙江巡按御史奏請存問國欽言份詔事嚴嵩又娶尚書吳鵬己字之女居鄉無狀不宜加隆禮事遂寢初吏部員外郎趙南星戶部主事張士昌疏斥政府私人給事中李春開以出位糾南星士昌而其黨陳與郊爲助刑部主事吳正志上疏言春開與郊媚政府干清議且論御史林祖述保留大臣之非於是御史赫瀛集諸御史於朝堂議合疏糾正志以臺體爲辭國欽與周孔教獨不署名瀛大志盛氣讓國欽國欽曰冠豸冠服豸服乃日以保留大臣傾善類爲事我不能苟同瀛氣

奪疏不果上而正志竟謫宜君典史奄人袁進等毆殺平民國欽再疏劾之十八年夏火落赤諸部頻犯臨洮鞏昌七月帝召見時行等於皇極門咨以方畧言邊備廢弛督撫乏調度欲大有所振飭時行以款貢足恃爲言帝曰款貢亦不足恃若專務媾敵使心驕意大豈有饜足時時行等奉諭而退未幾警報狎至乃推鄭洛爲經畧尚書行邊實用以主款議也國欽抗疏劾時行曰陛下以西事孔棘特召輔臣議戰守而輔臣於召對時乃飾詞欺罔陛下怒賊侵軼則以爲攻抄熟番臨鞏果番地乎陛下責督撫失機則以爲咎在武臣封疆債事

督撫果無與乎陛下言款貢難恃則云通貢二十年活生靈百萬西寧之敗肅州之掠獨非生靈乎是陛下意在戰時行必不欲戰陛下意在絕和時行必欲與和蓋由九邊將帥歲餽金錢漫無成畫寇已殘城堡殺吏民猶謂計得三邊總督梅友松意專媚敵前奏順義謝恩西去矣何又圍我臨鞏後疏盛誇戰績矣何景古城全軍皆覆甘肅巡撫李廷儀延賊入關不聞奏報反代請贖罪計馬牛布帛不及三十金而殺掠何止萬計欲仍通市臣不知於國法何如也此三人皆時行私黨故敢朋奸誤國乃爾因列上時行納賄數事帝謂其淆亂國

事誣汚大臣謫劍州判官初國欽疏上座主許國責之曰若此舉爲名節乎爲國家乎國欽曰何敢爲名節惟爲國事耳卽言未當死生利害聽之國無以難二十年吏部尚書陸光祖擬量移國欽爲建寧推官饒伸爲刑部主事帝以二人皆特貶不宜遷切責光祖而盡罷文選郎中王教員外郎葉隆光主事唐世堯陳遴瑋等大學生趙志臯疏救亦被譙責國欽後歷南京刑部郎中卒王教淄川人佐光祖澄清吏治給事中胡汝寧承權要旨劾之事旋白竟坐推國欽伸斥爲民

饒伸字抑之進賢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十

六年庶子黃洪憲典順天試大學士王錫爵子衡爲舉首申時行壻李鴻亦預選禮部主事于孔兼疑舉人屠大壯及鴻有私尚書朱賡禮科都給事中苗朝陽欲寢其事禮部郎中高桂遂發憤謫可疑者八人並及衡請得覆試錫爵疏辨與時行竝乞罷帝皆慰留之而從桂請命覆試禮部侍郎于慎行以大壯文獨劣擬乙置之都御史吳時來及朝陽不可桂直前力爭乃如慎行議列甲乙以上時行錫爵調旨盡留之且奪桂俸二月衡實有才名錫爵大憤復上疏極詆桂伸乃抗疏言張居正三子連占高科而輔臣子弟遂成故事洪憲更謂一

舉不足重居然置之選首子不與試則錄其壻其他私弊不乏聞覆試之日多有不能文者時來罔分優劣蒙面與桂力爭遂朦朧擬請至錫爵訐桂一疏劍戟森然乘對君之體錫爵柄用三年放逐賢士援引憊人今又巧護己私欺罔主上勢將爲居正之續時來附權蔑紀不稱憲長請俱賜罷疏旣入錫爵時行並杜門求去而許國以典會試入場閣中遂無一人中官送章奏於時行私第時行仍封還帝驚曰閣中竟無人耶乃慰畱時行等而下伸詔獄給事中胡汝寧御史林祖述等復劾伸及桂以婚執政御史毛在又侵孔兼謂桂疏其所使

孔兼奏辨求罷於是詔諸司嚴約所屬母出位沽名而削伸籍貶桂三秩調邊方孔兼得免伸既斥朝士多咎錫爵錫爵不自安屢請敘用起伸南京工部主事改南京吏部引疾歸遂不復出熹宗卽位起南京光祿寺少卿天啓四年累官刑部左侍郎魏忠賢亂政請告歸所輯學海六百餘卷時稱其浩博兄位累官工部右侍郎母年百歲與伸先後以侍養歸先是任邱劉元震元霖兄弟俱官九列以母年近百歲先後乞養親歸與伸兄弟相類一時皆以爲榮元震字元東隆慶五年進士由庶吉士萬曆中歷官吏部侍郎天啓中贈禮部尚書諡

文莊元霖萬曆八年進士歷官工部尚書福王開邸洛陽有所營建元霖執奏罷之卒贈太子太保

湯顯祖字若士臨川人少善屬文有時名張居正欲其子及第羅海內名士以張之聞顯祖及沈懋學名命諸子延致顯祖謝弗往懋學遂與居正子嗣修偕及第顯祖至萬曆十一年始成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就遷禮部主事十八年帝以星變嚴責言官欺蔽並停俸一年顯祖上言曰言官豈盡不肖蓋陛下威福之柄潛爲輔臣所竊故言官向背之情亦爲默移御史丁此呂首發科場欺蔽申時行屬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封

疆欺蔽時行諷同官許國遠謫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於外於是無恥之徒但知自結於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爲執政與之縱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給事中楊文舉奉詔理荒政徵賄鉅萬抵杭日宴西湖鬻獄市薦以漁厚利輔臣乃及其報命擢首諫垣給事中胡汝寧攻擊饒伸不過權門鷹犬以其私人猥見任用夫陛下方責言官欺蔽而輔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謂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祿植善類今直爲私門蔓桃李是爵祿可惜也羣臣風靡罔識廉恥是人才可惜也輔臣不越例子人富貴不見爲恩是成憲可惜也陛下

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羣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而多欲以羣私人靡然壞之此聖政可惜也乞立斥文舉汝寧誠諭輔臣省愆悔過帝怒謫徐聞典史稍遷遂昌知縣二十六年上計京師投劾歸又明年大計主者議黜之李維禎爲監司力爭不得竟奪官家居二十年卒顯祖意氣慷慨善李化龍李三才梅國禎後皆通顯有建豎而顯祖踏蹬窮老三才督漕淮上遣書迎之謝不往顯祖建言之明年福建僉事李瑄奉表入都列時行十罪語侵王錫爵言惟錫爵敢恣睢故時行益貪戾請並斥以謝天下

帝怒削其籍甫兩月時行亦罷瑄豐城人萬曆五年進士嘗官御史既斥歸家居三十年而卒顯祖子開遠自有傳

遂中立字與權聊城人萬曆十七年進士由行人擢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行人高攀龍御史吳弘濟南部郎譚一召孫繼有安希范咸以爭趙用賢之罷被斥中立抗疏曰諸臣率好修士使跽伏田野誠可惜也陛下怒言者則曰出朕獨斷輔臣王錫爵亦曰至尊親裁臣謂所斥者非正人也則斷自宸衷固陛下去邪之明卽擬自輔臣亦大臣爲國之正若所斥者果正人也出於輔

臣之調旨而有心斥逐者爲妬賢卽出於至尊之親裁而不能匡救者爲竊位大臣以人事君之道當如是乎陛下欲安輔臣則罷言者不知言者罷輔臣益不自安疏入忤旨停俸一歲尋進兵科右給事中有詔修國史錫爵舉故詹事劉虞夔爲總裁虞夔錫爵門生也以拾遺劾罷諸御史言不當召而中立詆虞夔尤力並侵錫爵遂寢召命未幾文選郎顧憲成等以會推閣臣事被斥給事中盧明諷救之亦貶秩中立上言兩年以來銓臣相繼屏斥尚書孫鑰去矣陳有年杜門求罷矣文選一署空曹逐者至再三而憲成又繼之臣恐今而後非

如王國光楊巍則不能一日爲冢宰非如徐一楨謝廷
案劉希孟則不能一日爲選郎臧否混淆舉錯倒置使
黜陟重典寄之權門用舍斥罰視一時喜怒公議壅闕
煩言滋起此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不可不深
慮也且會推閣臣非自十九年始皇祖二十八年廷推
六員而張治李本二臣用卽今元輔錫爵之入閣亦會
推也蓋特簡與廷推祖宗並行已久廷推必諧於僉議
特簡或由於私援今輔臣趙志臯等不稽故典妄激聖
怒卽揭救數語譬之強笑而神不借來欲以動聽難矣
方今疆場交聳公私耗敝羣情思亂識者懷憂乃朝議

紛紜若爾豈得不長歎息哉帝怒嚴旨責讓斥明諷爲
民而貶中立陝西按察司知事引疾歸家居二十年卒
熹宗時贈光祿少卿盧明諷黃巖人萬曆十四年進士
楊恂字伯純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
事中錦衣冗官多至二千人請大加裁汰不用累遷戶
科都給事中朝鮮用兵冒破帑金不貲恂請嚴敕邊臣
而劾武庫郎劉黃裳侵耗罪黃裳卒罷去尋上節財四
議格不行王錫爵謝政趙志臯代爲首輔御史柳佐章
守誠劾之志臯乞罷不許御史冀體極論志臯不可不
去帝怒責對狀體抗辭不屈貶三秩出之外以論救者

衆竟斥爲民恂復論志舉並及張位其畧曰今之議執政者僉曰擬旨失當也貪鄙無爲也是固可憂而所憂有大於是者許茂樞罷閒錦衣厚齎金玉爲奸被人緝獲使大臣清節素孚彼安敢冒昧如此乃緝獲者被責而行賄者不問欲天下澄清其可得耶可憂者一楊應龍負固不服執政貪其重餌與之交通如近日綦江捕獲奸人得所投本兵及提督巡捕私書其餘四緘及黃金五百白金千虎豹皮數十不言所投臣細詢播人始噉噉言曰求票擬耳夫票擬輔臣事也而使小醜得以利動哉可憂者二推陞者吏部職也邇來勅專擅之說

以蠱惑聖聰陛下入其言而疑之於是內託上意外諉
廷推或正或陪惟意所欲苟兩者俱無當則駁令更推
少不如意譴謫加焉倘謂簡在帝心非政府所預何所
用者非梓里姻親則門牆密契也如是而猶曰吏部專
擅乎可憂者三言官天子耳目糾繩獻納其職也邇來
進朋黨之說以激聖怒陛下納其譖而惡之於是假託
天威肆行胸臆非顯斥於建白之時則陰中於遷除之
日倘謂斷自宸衷無可挽救何所斥者非宿昔積怨則
近日深讐也如是而猶謂言官結黨乎可憂者四首輔
志臯日薄西山固無足責位素負物望乃所爲若斯且

其機械獨深朋邪日衆將來之禍更有難言者請罷志
臯而防位嚴飭陳于陛沈一貫毋效二人所爲疏入忤
旨命鑄一級出之外志臯位疏辨且乞宥恂于陛一貫
亦論救乃以原品調陝西按察經歷引疾歸久之吏部
尚書蔡國珍奉詔起廢及恂未召卒冀體武安人被廢
累薦不起卒於家其時以論志臯獲譴者又有朱爵開
州人由荏平知縣召爲吏科給事中嘗論時政闕失因
疏志臯位寢閣壅蔽罪不報尋切諫三王並封且論救
朱維京王如堅等復劾志臯位私同年羅萬化爲吏部
坐謫山西按察知事卒於家天啓中贈太僕少卿

姜士昌字仲文丹陽人父寶字廷善嘉靖三十二年進士官編修不附嚴嵩出爲四川提學僉事再轉福建提學副使累遷南京國子監祭酒請罷納粟例復積分法又請令公侯伯子弟及舉人盡入監肄業詔皆從之累官南京禮部尚書嘗割田千畝以贍宗族士昌五歲授書至惟善爲寶以父名輟讀拱立師大奇之舉萬曆八年進士除戶部主事進員外郎請帝杜畱中錄遺直舉召對崇節儉尋進郎中以省親去還朝言吏部侍郎徐顯卿構陷張位少詹事黃洪憲力擠趙用賢宜黜之以警官邪主事鄒元標參政呂坤副使李三才素著直謹

宜拔擢以厲士節又請復連坐之法慎巡撫之選旌苦節之士重臧吏之罰疏入給事中李春開劾其出位遂下詔禁諸司毋越職刺舉己因風霾請早建國本貴妃父鄭承憲乞改造父塋詔與五千金士昌言太后兄陳昌言止五百金而妃家乃十之何以示天下弗納稍遷陝西提學副使江西參政三十四年大學士沈一貫沈鯉相繼去國明年秋士昌齋表入都上疏言皇上聽一貫鯉並去輿論無不快一貫而惜鯉夫一貫招權罔利大壞士風吏道恐天下林居貞士與己齟齬一切阻遏以杜將來卽得罪張居正諸臣皇上素知其忠義注意

拔擢者皆擯不復用甚則借他事處之其直道左遷諸人久經遷轉在告者一貫亦擯不復用在廷守正不阿魁磊老成之彥小有同異亦巧計罷之且空部院以便於擇所欲言用空言路以便於恣所欲言爲空天下諸曹與部院言路等使人不疑至於己所欲言所欲爲者又無不可寘力而得志所不欲者輒流涕語人曰吾力不能得之皇上善則歸己過則歸君人人知其不忠夫鯉不肥身家不擇利便惟以衆賢効之君較一貫忠邪遠甚一貫旣歸貨財如山金玉堆積鯉家徒壁立貧無餘貲較一貫貪廉遠甚一貫患鯉邪正相形借妖書事傾害

非皇上聖明幾至大悞臣以爲輔臣若一貫儉邪異常直合古今奸臣盧杞章惇而三矣然竟無一人以鯁一貫之賢奸爲皇上正言別白者臣竊痛之且一貫之用由王錫爵所推轂今一貫去以錫爵代首揆是一貫未嘗去也錫爵素有重名非一貫比然器量褊狹嫉善如讐高桂趙南星薛敷教張納陞于孔兼高攀龍孫繼有安希范譚一召顧憲成章嘉禎等一黜不復頃聞錫爵有疏請錄遺佚謂宜如其所請召還諸臣然後敦趣就道不然恐錫爵無復出理也至論劾一貫諸臣如劉元珍龐時雍陳嘉訓朱吾弼亦亟宜召復以爲盡忠發奸

者之勸至於他臣以觸忤被中傷異同致罷去者請皆以次拂拭用之說者謂皇上於諸臣雖三下明詔意若向用寔未欲用者臣獨以爲不然皇上初嘗罷傅應禎余懋學鄒元標艾穆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朱鴻謨孟一脈趙世卿郭惟賢王用汲等後又嘗謫魏允貞李三才黃道瞻譚希思周弘禴江東之李植曾乾亨馮景隆馬應圖王德新顧憲成李懋檜董基張鳴岡饒伸郭實諸壽賢顧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吳正志王之棟等旋皆擢用頃年改調銓曹鄒觀光劉學會李復陽羅朝國趙邦柱洪文衡等於南京亦俱漸還清秩而鄒元標起自

成所累蒙遷擢其後未有一言忤主而謂皇上忽復怒之而調之南而錮不復用豈不厚誣皇上也哉蓋皇上本無不用諸臣之心而輔臣實決不用諸臣之策也說者謂俗流世壞宜用潔清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廉相獨推楊綰杜黃裳以其能推賢薦士耳王安石亦有清名乃用其學術驅斥諸賢竟以禍宋爲輔臣者可不鑒於此哉其意以陰諷李廷機廷機大恚疏辨曰人才起用臣等不惟不敢干至尊之權亦何敢侵吏部職士昌見疏復貽書規之廷機益不悅然帝尚未有意罪士昌也會朱廣亦疏辨如廷機指帝乃下士昌疏命罪之吏部

侍郎楊時喬副都御史詹沂請薄罰不許詔鐫三秩爲
廣西僉事御史宋燾論救復詆一貫刺廷機帝益怒謫
燾平定判官再謫士昌興安典史士昌好學勵名檢居
恒憤時疾俗欲以身輓之故雖居散僚數有論建竟齟
齬以終士昌謫之明年禮部主事鄭振先劾賡等大罪
十二亦鐫三秩調邊方用宋燾泰安人萬曆二十九年
進士自庶吉士授御史任氣好搏擊出按應天諸府疏
斥首輔朱賡廷臣繼有請皆責備輔臣其端自燾發也
及坐謫旋請假歸卒於家天啓初贈士昌太常少卿燾
光祿少卿

馬孟禎字泰符桐城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分宜知縣將內召以征賦不及四分爲戶部尚書趙世卿所劾詔鐫二秩甫三日而民逋悉完鄒元標萬國欽輩亟稱之續授御史文選郎王永光儀制郎張嗣誠都給事中姚文蔚陳治則以附政府擢京卿南京右都御史沈子木年幾八十未謝政孟禎並疏論之大學士李廷機被劾奏辨言入仕以來初無大謬孟禎駁之曰廷機在禮部昵邪妄司官彭遵古而聶雲翰建言忤時則抑之至死秉政未幾姜士昌宋燾鄭振先皆得罪姚文蔚等濫授京堂陳用賓等屢擬寬旨猶不謂之謬哉王錫爵辭

召密疏痛詆言者孟禎及南京給事中段然並上疏極論尋陳僉商之害發工部郎陳民志范鈛贖貨罪又陳通壅蔽錄直臣決用舍恤民窮急邊餉五事請召用鄒元標趙南星王德完放廷機還田里皆不報三十九年夏怡神殿災孟禎言二十年來郊廟朝講召對面議俱廢通下情者惟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內侍其徹御覽與果出聖意否不得而知此朝政可慮也臣子分流別戶入主出奴愛憎由心雌黃信口流言蜚語騰入禁庭此士習可慮也畿輔山東山西河南比歲旱饑民間賣女鬻兒食妻啖子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一呼四應則小

盜合羣將爲豪傑之藉此民情可慮也帝亦不省吏部侍郎蕭雲舉佐京察有所庇孟禎首疏攻之論者日衆雲舉引去山海參將李獲陽忤稅監下獄死孟禎爲訟寃因請貸卞孔時王邦才滿朝薦李嗣善等之在獄者且言楚宗一獄死者已多今被錮高牆者誰非高皇帝子孫乃令至是皆弗聽四十二年冬考選科道中書舍人張先房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以言論忤時抑不得與孟禎不平具疏論之是時三黨勢張忌孟禎讜直出爲廣東副使移疾不赴天啓初起南京光祿少卿召改太僕以憂歸魏忠賢得志爲御史王業浩

所論遂削籍崇禎初復官孟禎少貧旣通顯家無贏資惟銜趙世卿抑已旣入臺卽疏劾世卿人以爲隘

汪若霖字時甫光州人父治保定知府若霖舉萬曆二十年進士授行人三十三年擢戶科給事中言有司貪殘率從輕論非律邊吏竭脂膏外媼敵內媼要津而京軍十萬半虛冒非計兵部尚書蕭大亨被劾求去吏部議留若霖力詆部議雲南民變殺稅使楊榮詔從巡撫趙用賓言命四川邱承雲兼領若霖言用賓養成榮惡今不直請罷稅而倡議領於四川負國甚乞亟斥用賓追寢前命皆不報進禮科右給事中自正月至四月不

雨若霖上疏曰臣稽洪範傳言之不從是謂不入厥罰
恒暘今郊廟宜親朝會宜舉東宮講習宜開此下累言
之而上不從者也又有上言之而中變者稅務歸有司
權璫猶侵奪起廢有明詔啓事猶沉閣是也有上屢言
之而久不決下數言之而上不斷者中外大僚之推補
被劾諸臣之進退是也凡此皆言不從之類積鬱成災
天人恒理陛下安得漠然而已哉時南京戶工二部缺
尚書禮部缺侍郎廷推故尚書徐元泰貴州巡撫郭子
章故詹事范醇敬若霖言三人不足任且舉者不能無
私請自今廷推勿以一人主持衆皆畫諾宜籍舉主姓

名復祖宗連坐之法詔申飭如若霖言所推悉報寢兵部主事張汝霖大學士朱賡瑁也典試山東所取士有篇章不具者若霖疏劾之停其俸中官楊致中枉法拷殺指揮鄭光擢若霖率同官列其十罪不報朱賡獨相朝事益弛若霖言陛下獨相一賡而又晝接無聞補牘莫應此最大患也方今紀綱壞政事壅人才耗庶職空民力窮邊方廢官豎橫盜賊繁士大夫幾忘廉恥禮義而小民愁苦冤痛之聲徹於宮內輔臣宜慨然任天下重收拾人心以効之當宁如徒謙讓未遑或以人言輕懷去就則陛下何賴焉賡乃緣若霖指力請帝急行新

政帝亦不省五月朔大雨雹若霖謂用人不廣大臣專權之象具疏切言之已而京師久雨壞田廬若霖復言大臣比周相倚小臣趨風其流益甚意復詆賡及新輔李廷機輩也三十六年巡視庫藏見老庫止銀八萬而外庫蕭然諸邊軍餉逋至百餘萬疏請集議長策亦畱中先是吏部列上考選應授科道者知縣新建汪元功進賢黃汝亨南昌黃一騰與焉賡黨給事中陳治則推轂元功汝亨若霖劾二人囂競吏部因改擬部曹治則怒劾一騰交構帝以言官紛爭畱部疏廷臣屢請乃下而責若霖首倡煩言並元功汝亨一騰各貶一級出之

外廷臣論救皆不省若霖遂出爲潁州判官卒

贊曰明至中葉以後建言者分曹爲朋率視閣臣爲進退依阿取寵則與之比反是則爭比者不容於清議而爭則名高故其時端揆之地遂爲抨擊之叢而國是淆矣雖然所言之是非閣臣之賢否黑白判然固非私怨惡之所得而加亦非可盡委之沽直好事謂人言之不足恤也

明史卷二百三十終